

2002年

鲁迅研究
年鉴

青岛大学·北京鲁迅博物馆
鲁迅研究中心 ◎ 编

主编 ◎ 郑欣淼 孙郁

刘增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2002年

鲁迅研究年鉴

青岛大学·北京鲁迅博物馆
鲁迅研究中心 编

主编
◎ 郑欣淼 孙郁

刘增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2 年鲁迅研究年鉴/郑欣森, 孙郁, 刘增人主编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8
ISBN 7-02-004557-X

I . 2... II . ①郑...②孙...③刘... III . 鲁迅 (1881 ~
1936) - 人物研究 - 2002 - 年鉴 IV . K825.6 - 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9002 号

责任编辑: 岳洪治 装帧设计: 刘 静
责任校对: 王鸿宝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2002 年鲁迅研究年鉴

Er Ling Ling Er Nian Lu Xun Yan Jiu Nian Jian

青岛大学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中心 编

郑欣森 孙郁 刘增人 主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9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2

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

ISBN 7-02-004557-X/Z·517

定价 27.00 元

前 言

郑欣森

《鲁迅研究年鉴》的问世,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记得多年以前,陕西有一本《鲁迅研究年刊》,曾吸引了无数的研究者,引起了良好的反响。多年之后,该刊停办,年度性的鲁迅研究专刊,遂无声息。现在,北京鲁迅博物馆与青岛大学共同创办的《鲁迅研究年鉴》与读者见面,给中国的学界又带来了一块园地,不禁让人感慨系之。学术的薪火,一代代传递着,这是值得欣慰的吧?

鲁迅研究在中国已成显学,成就斐然,且深切地影响着中国新文化的进程。每年有关先生的研究著作,层出不穷,有关他的话题,在各种媒体上时常可见。各个时期的鲁迅研究,多少印有那个时期的社会心理、文化情怀、精神走向,所以倘把每年的研究现状,汇成一册,请学人梳理出来,用鲁迅当年的话说,叫“立此存照”,给后人留下一段记忆,是颇有意义的。我看这一本文章汇编,就感触到了学界的一种脉息,似乎听到了无数学人面对鲁迅时的心音。调虽不同,特点各异,但多少折射出我们今人的精神过程。我以为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,读此《年鉴》,当会有所收益的。

在近百年的文化史中,鲁迅研究一直处于特别的位置。看它的起伏变化,也仿佛感到了文化风潮的某种本色。如若要研究现当代学人的现实关怀,这个学科提供的话题,是有标本意义的。学

人对西学掌握的程度,对国故的认识深浅,对现实的把握如何,于此都可以看到;所以,看这一本《年鉴》,既可领略到鲁迅的风采对后人的辐射力,又可以窥到今人的文化境界。《年鉴》是一种历史记录,又是思想的聚焦。无数心灵的跳动,都汇聚到一个基点上了。

学术研究是件艰苦的劳作,自然,那里也有真伪之分,精细之别,深浅之差。《年鉴》的编辑,非择优的年选,乃历史的扫描与景观的微缩。看过去一年的研究现状,哪些有惊人之处,哪些系可镜鉴的遗存,读者自可分晓。读解历史的人们,也在书写着历史。我们能不能像鲁迅那样,把笔锋变得更锐利丰满些呢?

这些年来,一些青年学者涌现了出来,他们在老一辈那里,学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,又有一些新的创见。本《年鉴》的许多文章,就出自青年人之手,读起来有耳目一新之感。我相信鲁迅研究是一个长久的事业,有青年在,就有希望。只要老中青三代互相鼓励,扎扎实实地工作,这个学科会具有永久的魅力的。

目 录

前 言	郑欣森(1)
-----------	--------

鲁迅研究综述

关于鲁迅的几本书	孙 郁(3)
2002 年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综述	刘丽华(15)
2002 年鲁迅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研究述评	张 杰(33)
回眸 2002:鲁迅研究界新进作者群动向	李林荣(37)
火炬在新生中传承	

——2002 年青年学人的鲁迅研究成果述评

.....	王吉鹏 赵月霞(56)
2002 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述评	李春林(81)
2002 年国外鲁迅研究述略	黄乔生(104)
2002 年的网络鲁迅	葛 涛(128)
2002 年鲁迅研究书目	杨燕丽辑录(148)
2002 年鲁迅研究文章目录	杨燕丽辑录(153)

鲁迅研究论文选粹(张杰选编)

鲁迅: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

——为纪念鲁迅诞生 120 周年而作	彭定安(20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鲁迅精神资源的确认 朱寿桐(211)

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

——“鲁迅与九十年代文学论纲”前言 罗兴萍(221)

鲁迅的当代接受 向卫国(229)

鲁迅研究中的“亚文化”现象 郭志刚(240)

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

——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

..... 严家炎(249)

论鲁迅“激进” 支克坚(265)

克尔凯郭尔之影与鲁迅的易卜生观 魏韶华(282)

亚瑟·亨·史密斯与东方主义 黄 川(295)

由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引发的一些思考 王富仁(309)

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钱理群(358)

鲁迅小说的先锋性 邹贤尧(390)

神思会通: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

..... 张直心(402)

论鲁迅自我小说中的自我表现形式 李 明(413)

一个文学史意象的产生:鲁迅杂文及其历史景深

..... 李林荣(422)

《域外小说集》与周氏兄弟的新文学理念

..... 杨联芬(447)

《野草》的超现实主义倾向

——《野草》超现实组合形式论 赵小琪 李朝明(463)

《故事新编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廖久明(492)

编 后 刘增人(503)

鲁迅研究综述



关于鲁迅的几本书

孙 郁

谈鲁迅的书，大凡用心去写的，总可以找到些有趣的东西。因为不是用“制义”之法，又有会心之处，读者自然就会去亲近于它。这样的书大约有两类，一是作家、自由撰稿者所写的，随便得很，但偶见真言，亦有石破天惊之状，读起来是快意的。二是学者的文章，虽然装在套子里，但是有逻辑的力量，将一个复杂的存在简化为几条道理，倘若做得好，也是印象深刻的。张承志、张炜、叶兆言等人写的文章，偶言及鲁迅，都非学理的态度，而是心性的碰撞，把这类文章当成艺术品来读，会觉得别有味道。比如张承志，仿佛是把鲁迅的血液引入到自己的肌体里，我有时在他的文章里，就看出了鲁迅式的语态。悲凉之外，是反抗的声音，鲁夫子的暗示，竟那么强大。叶兆言有几篇随笔，讲到鲁迅时，在不动声色里，也有对先贤的敬重，或者说有时是在鲁迅的暗示下，对文化史进行着沉重的打量。这样的文章不是常可见到，偶然相逢，就会让人驻足，我有时想，它们的存在，常常比教授的讲章，更有意味吧？

但是谈论鲁迅，如果只停止在这类感性的层面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有时人们也希望有人能在哲理的层面向我们展示更为深切的

东西。那任务,自然就落在学人的身上。去年曾读过两本书,就有诸多的收获。一是王富仁的《中国文化的守夜人——鲁迅》,一是严家炎的《论鲁迅的复调小说》,两本厚厚的书隐含着诸多深切的东西,当代关心鲁迅学的人,大约都会注意到的。王富仁有思辨才华,严家炎逻辑性严密,同样是面临鲁迅,一个仿佛是辩士,在滔滔不绝的演说里,将几个棘手的问题弄清了。一个则在一丝不苟的梳理里,探寻表象背后的存在,清代学者的古朴精神于此可见一二。这两个人的书都挺好读,是用生命浇铸的,不像有些伪士的书,刚一出版就在读者心里死掉了。

王富仁的书汪洋恣肆,有浩大的气魄。他不像一般学者那么死找史料,或在一些教条下呆板的工作。他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。从概念梳理开始,一个个弄清几个问题。概念弄清了,问题自然也出现了。比如谈鲁迅的特点,先是从鲁迅的背景文化着手,讲三千年的文化如何,周围的历史遗存如何,这些背景清楚了,鲁迅的面影也就自然而然托现出了。我在他的文章里,感受到了一种气韵,这气韵有点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余痕,现在能有此种气象者,不是很多。王富仁是个有诗意的人,但这诗意不是靠形象堆砌出的,而是靠理性的推论和情感的抒发而涌动出的。比如书的自序说:

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当我要给这本小书起书名的时候,我才突然感到,似乎说,鲁迅是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”更能符合我心目中鲁迅的样子……在我的感觉里,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。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,我的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……在夜里,大家都睡着,他醒着,总算中国文化还都没有睡去。

在王富仁的叙述里,没有教授腔,没有四方步。他把学术和人

生的体悟,和自己的生命融到了一起。看他的书,感到的是痛快、明彻、有着思维的兴奋。他调动了读者,从大地上升腾起来,在理性的天空独步。你会随着他俯瞰着大地,一些日常不明了的存在,现在已轮廓分明了。

严家炎却是另一种存在。他的一切看法,均植根于文本,读书之细,之严,在他那一代人是少见的。他的文字没有王富仁那么灵动,可却显得实实在在,是在土地上深深耕耘的人。他研究鲁迅,还带有五六十年代的学者的视角,社会学的视角较为开阔。而谈到艺术问题,又能抓住小说的特点,娓娓道来,并不空泛。严家炎先生是个老实的人,收在《论鲁迅的复调小说》里的文章,有的成之于五十年代,有的是新近的作品,每个时期的观点、看法,都印有那个时期的文化的某些痕迹。他并未删改。文章的写法是古朴的,立论呢,并非空泛的理论的演绎,而是论从史出,这是老老实实的方法,也是最易为青年人忽略的方法。我觉得严氏的文本适宜作为青年研究者的师范,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,其劳作的过程,是应有一点严氏的作风的。

八十年代中期,我在万寿寺的现代文学馆曾听过严先生的讲演,内容是现代小说的流派。印象是严谨、细腻,不像刘再复、钱理群的演说那么鼓动人心。我那时想,治学者如像严先生那样,一定是枯燥的吧?但后来读他的文章,尤其是史料性的分析文字,也隐隐地觉出了他的思维的快乐。比如《鲁迅与日本文化》,《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》,就感到了其中逻辑思维之后的快慰。进入历史的过程,有以诗的方式,也有逻辑的方式,二者的快乐,有时是不能以同一尺度衡量的。

王富仁著书,让世人惊叹的是概念与推理在思想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,可是一般民众和读书人,却从未有过类似的冥想,也就不能建立自己的美学范式。严家炎的著作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面

对历史时,不可放肆乱说,倘不入乎其里,便难出乎其外,史料与细读,乃思想增长的基点,进到这扇大门,须有毅力和勇气的。

古人治学,有原道之说与悟道之说,有汉学与宋学之分。今人著述,形态多了,也不外这些基本的内容。今人与古人,相通的地方实在是多的。

二

2002年初,钟敬文先生去世。不久,王得后将先生的一些遗文编出,谓之《寻找鲁迅 鲁迅印象》。书分两部分,一是钟先生评论鲁迅的文章,一是他的译文。著者是民俗学专家,生前与鲁迅又有接触,看他描述鲁迅,是另一番的景象。这一本书全不像现在所谓学者那么正襟危坐,也没有哲学与学院式的思辨。钟先生的文章还都带有老一辈学人的特点,注重于经验,长于掌故、史料,不做空泛之论。记得作者去世前,我和王得后、舒乙等人到医院探视,看到了启功先生。启功说,钟敬文的道德文章令人敬佩。真是知人之论。读其遗著,先生的淳美之风,扑面而来,想起启功的感叹,也让人百感交集。

钟敬文关于鲁迅的回忆和研究,都本乎一个学者的良知,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,是史家的态度。鲁迅当年对他曾小有误会,有讥讽之词,但钟氏却对先生痴心不改,七十余年来,热心于鲁迅著作的普及研究,且于民俗学研究上,别有建树。他思考中国的民间文化,受到鲁迅的诸多启示是明显的,而论及鲁迅的思想时,民俗学理论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。钟氏晚年,声名益著,其影响力与鲁迅的瓜葛,也多少有点联系的。研究鲁迅的接受史,钟氏是个不能不提到的人物。

我读钟敬文的书,最大的收益是知道了那一代学人喜欢鲁迅

的原因,以及鲁迅给其同代的直观印象。钟氏眼里的鲁迅,可给后人留下诸多话题,亦可破解神化鲁迅的诸多之谜。钟敬文在理论上对鲁迅研究难说有什么建树,但对这个学科的建设,是颇有劳绩的。那本译作《鲁迅印象》,译得平实有味,现已成了鲁迅研究的必读书。而关于鲁迅旧诗的笺注,亦多妙笔,史实的考辨很见功力。《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些什么》、《关于鲁迅传记、书简的两个新问题》,是了解史料的人必读的文章,其中含有的见识,是不俗的。钟氏这一代人,生于乱世,对人对事的看法,多受到鲁迅的暗示,也可以说,鲁夫子的文章,给了一种精神的动力的。《鲁迅纪念》一文云:

过去 12 年间,我差不多很少在文字上提到“鲁迅”这个庄严的名字。这不是由于轻忽,而是由于虔敬。实在的,我要具备了多少敬意——以至于勇气,才敢提到他。

此刻,拿起笔来,我正满怀着“朝山者”的那种虔敬,同时又深感到向荒山辽海去冒险的那种恐惧。(我怎能担保自己一点不减损他的庄严。)

首先叫我们记起的(其实,他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脑海),是战士的鲁迅。这太使我们感动了。因此反而难于作适当的表述。实在的,我们用心灵去感受或默诵,要比述说容易得多。

钟氏谈到的默诵胜于述说,其实恰是鲁迅之于后人的精神覆盖。鲁迅所说的“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;我将开口,同时感到空虚”,也有类似之点,不过是话题的对象不同罢了。钟敬文意识到了鲁迅遗产不可述说的一面,也多少折射着世俗存在与鲁迅的间隔。鲁迅对世俗社会的意义大于社会对他的解释,这一直是鲁迅研究界的苦状。谈论先生最多的文本有时又恰恰是远离先生

的废话。几十年来,鲁学中“废话”多多,是大家公认的。但这样的“废话”还在延续,有什么办法呢?

钟敬文往矣,他的对鲁迅的爱却与鲁迅研究史深深地联在一起。1977年,他曾写有词一首,调寄《临江仙》,读来是感人真切的:

高柳阴浓双枣劲,
今朝重到官门。
英风飒飒抖心魂。
首都巡礼地,
四海取经人。
曾熬南丰香一瓣,
中途误落迷津。
冲云跋浪愧鹏鲲。
余生严相背,
十卷足师尊。

鲁迅研究,并非都是字句的爬梳,意义的解析。这里还有人生的问题,以及改良社会的态度。钟敬文的可爱,不仅在于是鲁迅思想的普及者,更重要的是,还是鲁迅某些意识的实践者。他一生以教书为业,以育人为己任。直到百岁,还带着博士,孜孜以求于学业。鲁迅不是说有一份热,就发一份光么?那么钟氏就是这格言的恪守者。鲁迅的传统就是在这样一类学人的劳作中,被延续着。这也是重要的。

三

读着《多维视野中的鲁迅》,渐渐被其纷繁的意象所吸引。在

去年的研究专著里,这也是厚重的一本。全书的作者共 29 位,背景不同,趣味各异,以不同的视角去切近鲁迅,呈现了编者所云的多维性。看各位作者的用心、执着,倒让人想起李何林主持鲁迅研究室时的气象,优秀学人,聚于一堂,以认真的态度面对着鲁迅,其状的感人,足令人难忘的。

早有人说过,鲁迅研究已成为一门较热的学科,有人甚至提出建立一门“鲁迅学”。自然,一门学科的出现,就会有不同的流派和观点,阐释问题的方式呢,也有各自的差异。这一本书在方法论上,有诸多可取之处,比如从哲学、人格学、思维学、宗教学、叙事学、艺术学等角度论述问题,就无重复之感。作者还用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比较文学诸手段,打量对象世界,便也映现了鲁迅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人们喊“鲁迅学”已多年了,如果有人问什么叫“鲁迅学”,这一本书,倒可以回答些什么的。

看别人以新奇的视角走进鲁迅,便也让人生出感动。没有一定的知识准备,要谈清其间的问题是殊不容易的。李继凯关于文体史的把握,朱晓进之于汉语史中的鲁迅评估,陈平原在学术史中探寻鲁迅的方式,对我都有收益的地方。有几篇文章是殊难忘却的。比如陈平原论文《学术史中的鲁迅评估》,就古朴厚重,有学理的力量。他从先生的专著与杂文中,看到清儒家法,又从洞见之中发现学术判断的文学感觉,都是鲜活的卓见。尤其是关于世态人心、学界边缘的把握,真真是深得学术真谛。陈氏的文章有晚清学人的余韵,没有时文痕迹。他从战士的鲁迅那里,打捞学者鲁迅的遗产,或许缘于己身的偏好。但认真想来,鲁迅的复杂,不也就表现在其话题的多样之中么?

徐麟的那一篇《鲁迅思想的哲学阐释》,在精神的触角上,碰到了一个神秘的领域。作者的思绪在西方哲学与鲁迅的精神哲学之间飞动着,有一种悲怆与豪放的气韵在。他认为鲁迅有着一种“历

史黑暗中的文化乐观”，是写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但作者又不断强调“在场者”的绝望，和“虚妄主义”哲学的文化给定性，话题的分量，就显得很重了。我尤其感动于作者对“承担虚妄”的描述，那语气分明也传染了鲁夫子的黑暗性与反抗性，叙述的悲壮和深邃，在近年是不多见的，文章写道：

相比之下，承担虚妄的鲁迅却应该体验到生命的“大欢喜”，因为他就是在承担荒谬之中，走向了存在的更高领域。那么这荒谬是什么呢？就是历史。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非存在之“有”，又是一个“此在”之“无”；是一个过去之“有”，又是一个未来之“无”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荒谬。因此对于鲁迅来说，所谓历史的还原，就是将它还原为存在论的虚无。而所谓承担荒谬，也就是承担起历史重压下的这个“虚无”。这是中华民族至今未能正视的存在论大命题。然而这个虚无，将是生命力、创造意志和无限可能性的真正孕育者。未来，将只能从这个虚无开始。

而存在者鲁迅的存在，也就是从承担这个虚无开始。

徐麟是个高高的大汉，有人曾形容他像个豪杰。这篇文章也确实让人嗅出某些豪杰之气。文化的苦楚之行的背后，确是像鲁迅那样从“从承担这个虚无开始”。这倒使我忽然领略了一个道理：鲁迅研究者们，有些是深怀忧患的，但又不甘于沉沦。他们在鲁迅的文本里，获取了一种正视现实的勇气，但又孕出了诸多理念。如果说“鲁迅学”何以具有魅力，或许与此有关吧。

解析别人的文章，往往不及看那研究对象的文本更为有趣。但鲁迅研究往往是个例外，有时就可以与动人的文字相逢，说鲁迅研究史也含有文化的变迁史，大概也是不错的。